



世界文学名著
WORLD CLASSICS

鼠疫

〔法〕加缪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鼠疫

[法]加 繆 著
翁依然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1913年阿尔贝·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自幼失去双亲，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一战中，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去写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来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加缪在她的扶养下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因此，加缪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参加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但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罢工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受到殖民当局的禁止，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共产党支部，第二年脱离党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有一段时间他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军队，并坚持写反法西斯的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一个大出版商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



鼠 疫

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有一段亲密的交往，但加缪始终不承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曾轰动一时的论战。1960年春，加缪乘坐加利马尔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是一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1942年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同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开始酝酿的。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象鼠疫的病菌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失去联系，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的眼中，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如同欧洲中世纪流行的鼠疫，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在“鼠疫”城中，死神对他们的生命随时构成着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加缪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象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是这样写的：“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痛苦、焦虑、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法国



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一向不愿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而市民的精神空虚堕落，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体现了加缪的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毫无价值。因此，加缪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也曾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存在着差异，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处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思想上的转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麻木不仁，冷淡漠然，连对母亲的新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面对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有时虽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线生机、活力。

《鼠疫》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画深入细致入微；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



鼠 疫

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用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另一种囚禁生活，或是用虚构的故事来表述真事，两者均是可取。

——丹尼尔·笛福

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发生在奥兰城的一些罕见的事情，成为了本故事的源泉。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不太平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一看来，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奥兰，仅仅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有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城市本身相当丑陋。其外表很平静，但如果想看出它在各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商业城市之处，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才行。人们如何能想象出一座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的城市？如何能使人想象在那里，既看不到飞鸟展翅，又听不见树叶的沙沙声。总之，那样一个地方是毫无特点的。在这座城市里，观察天空是察看季节变化的唯一方法。只有那清新的空气，小贩由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方能带来春天的信息，这里的春天出售在市场上。夏天，烈日烤炙着尤为干燥的房屋，使墙上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不放下百叶窗，人们就没法过日子。而每逢秋天，则是大雨滂沱，因此满城都遍布泥浆。只有冬天来临，晴朗的天气才会光顾。



了解一个城市时，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是比较方便的途径。不知是否因为气候的缘故，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这一切活动全都是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步调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尽管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却极力使自己习惯这种生活方式。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仅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到兴趣，在他们看来，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和享受，诸如：喜欢女人，爱看电影和到海滨沐浴。但是，他们总有自己的度，把这些娱乐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里则想方设法多赚些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在咖啡馆相聚，散步在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或者呆在阳台上。年轻人喜欢找一些事情来满足他们短暂而强烈的刺激的需求，至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嗜好，多数只能跑跑滚球俱乐部，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宴会，或者到俱乐部去狂赌，碰碰牌运。

有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同时代人都是这样生活的。这并非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现象。是的，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人们不分早晚地工作，而后却把业余生活的时间浪费在赌牌、上咖啡馆和闲聊上，这似乎已是日常生活的规律，再自然不过了。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们却不时地在考虑一些其他的生活内容。尽管总的看起来，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可是能有这种考虑总比没有强。而与之相反，奥兰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现代城市，换句话说，那里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会多想其他事情的。因此，确切地描绘我们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是多余的。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要么是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要么是安于长期的夫妇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外，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并非他们的新设计。奥兰跟别处一样，由



于时间的缺乏和思想力度不够，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死亡的困难是本城比较独特的地方。但是，困难二字用得并不好，应该说难受比较恰当。生病总是不舒适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生了病的人就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其自然。一个病人从别人那儿得到体贴和扶持，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奥兰，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适应严酷的气候、大量的生意经、枯燥无味的景色、短促的黄昏、娱乐的方式等等。一个生病的人在那里会倍感孤寂，更不用说垂死的人。可以想象一下全城的人都忙于在电话中或在咖啡馆里谈着票据呀、提货单呀、贴现呀等等的同时，一个自闭于被烈日烤得劈啪作响的重重墙头后面的垂死病人该是什么境况？人们可以想象，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一个干热的地方，死神会使用什么样令人难受的手段来折磨一个人！

至此你也许已对该城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虽然如此，这一切毕竟不该过分予以夸张。值得强调的是该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样平庸，只要你习惯了，日子也不难打发。既然很容易习惯这个城市里生活，因此可以说一切都还过得去。当然，这么一说，这个城市的生活的确不太有情趣。话说回来，这里至少没有发生过什么混乱，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劳理所当然的常常赢得外来游客的好评。没有景色、没有草木和没有灵魂的城市却能给人们一种宁静的感觉，能让人仿若置身梦乡。可是，应该说句公正话，该城四周风景之美倒是美仑美奂的；它处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阳光照耀着的丘陵遍布周围，前面是一个轮廓完美无缺的海湾。城市背着海湾建造，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就没办法看到海。



鼠 疫

从上述这些情况不难判断，这个城里的居民是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也即我们下面会看到，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而这些事件也就是本书要描述的内容。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若天外来物。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的事确已发生，并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会宣布：“这件事发生了。”

此外，这件事的叙述者，也是读者将要有所了解的，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入了他将要叙述的事情中去，不然的话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他才有机会将自己打扮成历史学家。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总需要一定的资料的事做为说话的前提。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在此要例举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就获得了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的权利；最后还得到了一些文字资料。对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于他是极其方便的；而且他还可以……还是言归正传吧。这段开场白和哗众取宠的话也许该到此为止了，有关下述这件事的头几天的经过，需要作详细的说明。



四月十六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医生走出他的诊所里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将这只小东西踢到一边，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而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不应该死在那个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让他感到这个发现非同一般。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对看门人来说，简直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且是死老鼠。但一切都白费劲，米歇尔丝毫不为所动：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哈，这是有人在作怪呢。

当晚，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时，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正准备上楼回家。大老鼠停了一下，像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发出轻轻叫声，最后口吐鲜血，半张着嘴，倒在地上。细看了一会儿，医生就上楼了。

医生当时的心思并不在老鼠身上，只是那口鲜血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妻子明天将要到山区疗养所去，他一回家就看见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付



鼠 疫

旅途劳顿，预先安排的计划。她微笑地看着丈夫说：“我感到身体很好。”

床头灯的亮光下的是她转过来向着他的脸庞。医生注视着她。尽管她已有三十岁了，又是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的眼中，她的脸始终与她少女时毫无两样。大概是这一微笑将其他不足之处都抹去了。

“能睡就睡吧，十一点钟护士要来，我陪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在她那有点湿润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她带着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八点钟，看门人在医生进门时拦住了他，对又在过道中放了三只死老鼠的恶作剧者作了一番责骂。这些老鼠也许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它们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站了好久了，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者现出原型，却无下文。

“好啦，这些可恶的家伙，我终究会把他们抓住的！”米歇尔说。

里厄百思不得其解，他决定开始由城市的外围地区去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那些区里的垃圾清除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但笔直的道路行驶时，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废物箱在车外一掠而过。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一下，丢弃在菜皮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约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吃饭睡觉都在其中的沿街屋子中。床上躺着病人——一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本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想喘口气，把身子往后一仰，发出老哮喘病人的尖声



哮鸣，他老婆拿出一只面盆。

医生在为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您见到它们出来了吗？”

他老婆接口说：“真的，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它们走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哪！”老头儿搓搓手又说。

里厄接着发现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完毕，他就回了家。

米歇尔告诉他：“在楼上有您一份电报。”

医生问他是否发现别的老鼠。

“噢，没有，你知道，我守在这里，给它个胆，这些畜生也不敢来。”看门人回答说。

电报告诉里厄，他母亲将于明天来到。她是因儿媳要离家养病，特来为儿子照料家务的。医生走进家门，护士已到了。里厄看到他的妻子站着，穿着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过了。他微笑着对她说：“这样不错，真不错。”

过了不久，他们到了车站，他将她安顿在卧车车厢里。

她注视了一下车厢说：“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不是吗？”

“需要这样。”里厄说。

“关于那些老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不清楚。这事很奇怪，但是会过去的。”

接着他急速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似乎在表明她不希望他再向下说了。但是，他又说：“你回来时，一切将变得更好，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开端。”



鼠 疫

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对，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新的开端。”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向窗外看去。月台上人群拥挤，你推我搡。火车的排汽声传来，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回过身来，他发现她脸上挂满着泪水。

“不要这样。”他轻声地说。

她含着泪，重又现出笑容，但笑得十分勉强，她做了个深呼吸，说道：“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全是她的微笑。

“得好好保重啊！”他说。

但她已听不见了。

走近月台的出口处时，里厄迎面碰上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见他手搀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不是想出门去。高个儿，黑头发的奥东先生，相貌一半像过去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却像一个阴郁的运尸人。

“我在等我的夫人，她是专程去看望我家属的。”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答道。

火车鸣笛了。

推事说：“老鼠……”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看了一眼，但又回过头来向着出口处，说：“老鼠吗？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时候，唯一留在他记忆中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从那儿经过，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被他挟在膀子下。

同一天下午，门诊刚开始，里厄接见了一位青年人，人家对他说，这是一个早上就已来过的新闻记者。他叫雷蒙·朗贝



尔，是一个身材不高，宽肩膀，神情果断，双目明亮而聪明的人。朗贝尔身穿运动衣式样的服装，看上去是属于生活宽裕的那种人。他直截了当地告之来意：他是受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纸的委托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的，需要一些关于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条件有些差，不过在进一步谈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可以据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所指的是你是否能全面谴责这种情况？”

“全面？说实在的，是不可能的。不过我想这样的谴责也许是没有根据的。”

里厄慢条斯理地说，这样的谴责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想弄明白朗贝尔是否是一个坦诚的人，是否对其见证忠实。

“我仅能接受无保留的见证，因此为支持您的见证我不能提供资料。”

“您的话简直同强硬的政客如出一辙。”新闻记者微笑着说。

里厄继续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他对强硬的政客一无所知，他的言语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而他对他的同类并无恨意，因此，就他本人来说，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我想我理解您的话。”

医生将他送到门口说：“谢谢您能如此地看待问题。”

“好，我懂得，请原谅我打扰您。”朗贝尔显得不耐烦地说。



医生同他握手，告诉他此刻大量死老鼠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出现，关于这件事，可能有不同一般的报道可写。

“哦！”朗贝尔叫了起来，“这事让我兴奋。”

下午五时，医生准备到另一些病家出诊，在楼梯上与一个年纪还比较轻的人擦肩而过。这是一个拥有厚实外形，肥头大耳的人，凹陷的脸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他曾经见过这个人几次，不过那是在住在这幢楼房最高一层的那些西班牙舞蹈家的家里。这人名叫让·塔鲁，他站在梯级上，一边一本正经地吸着香烟，一边对脚旁一只在作最后的抽搐，快要死去的老鼠给予极大关注。他抬起头来，灰色的眼睛冷静地盯住医生，对他打了一个招呼，接着说这些老鼠的出现真让人感到奇怪。

里厄说：“不错，可是这件事到头来会让人感到厌烦。”

“不全是这种看法，医生，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过是从未见过类似的事罢了。但是我觉得这事有趣，不错，实在是有趣。”

塔鲁用手向后掠了掠头发，重又观察那只老鼠，这会儿，它已不动了。他向里厄笑道：“总之，医生，这应该是看门人的事情。”

医生正好看见看门人在楼房前面，他那平时充血的脸上露出一副倦容，背靠着门口附近的墙上。

里厄告诉看门人，死老鼠又被发现了，老米歇尔说：“不错，我知道，现在都是三五成群地出现。不过在别的房子里情况与我们这儿并无区别。”

他神情沮丧，显得心事重重，茫然地用手擦着脖子。里厄问他感觉身体如何，当然，看门人不能说自己身体不好，他说只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按他的理论，这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这